

## 中医药治疗尿频研究进展\*

孙健洁<sup>1</sup> 段娇娇<sup>1</sup> 高悦<sup>1</sup> 姜凤琪<sup>1</sup> 马俊<sup>2</sup> 余海源<sup>2\*\*</sup>

(1.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 烟台市中医医院, 山东 烟台 264001)

**摘要:**尿频是泌尿内科常见的疾病之一, 西医目前主要通过控制感染、改善焦虑心理、使用手术等方法对症治疗, 治疗效果不理想。中医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原则, 治疗尿频理论丰富、疗效显著, 且具有无毒副作用、治疗手段丰富等独特优势, 近年来成为中医肾病科的研究热点。从病因病机、证候类型、治则治法等方面归纳总结了尿频的临床治疗方法及经验, 为临床选用治疗方案探索提供相关研究, 分析了本病中医药治法的发展前景, 为中医诊治尿频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医药; 尿频; 健脾益气; 疏肝解郁; 宣肺行水; 清热利湿; 活血化痰

**中图分类号:** R25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340(2023)02-0128-06

**DOI:** 10.13424/j.cnki.jscetm.2023.02.022

尿频(urinary frequency, UF)的临床表现为排尿次数异常增多(成人一昼夜正常排尿总量为800~2000 mL, 排尿频率以日间4~6次, 夜间0~2次为宜<sup>[1]</sup>), 在临床诊断中常见于小儿神经性尿频、女性尿道综合征、膀胱过度活动症等多种疾病。尿频症致病原因较多, 包括炎症、精神因素、异物、病后体虚等, 而在西医临床治疗中, 常需准确找出原发病症才能治疗, 但部分患者仅通过常规检查无法确定原发病症, 且西药在临床治疗中存在不良反应, 治疗效果不佳<sup>[2]</sup>; 中医尿频症常见于遗溺、淋症、消渴等病范畴, 在临床治疗中以调理脏腑机能为基础进行诊治, 在临床治疗中疗效显著。

## 1 中医对尿频的认识

中医学对尿频尚无公认的病机及医治方法, 笔者经翻阅古代典籍未发现此病名, 但在医家的论述中已有此病症的详细记录。根据其临床表现, 大量医家将其归于“淋证”范畴, 《金匱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有云:“淋之为病, 小便如粟状, 小腹弦急, 痛引脐中。”总结其病位“热在下焦”。《诸病源候论》有云:“宿病淋, 今得热而发者。”认识到淋证迁延难愈。《集验方》中提出“五淋”概念, 曰:“五淋者, 石淋、气淋、膏淋、劳淋、热

淋也”, 此五淋之名也被后世沿用至今。然而, 闫世杰<sup>[3]</sup>认为古籍所描述淋证多伴有排便不适, 尿道疼痛, 淋漓不畅, 小腹胀痛, 而现代中医临床治疗中多数尿频患者并无排尿不适, 故不应以“淋证”一概而论。《金匱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中有云:“男子消渴, 小便反多, 以饮一斗, 小便一斗。”本病患者临床症状常见口干症状, 但饮水即尿, 有阴虚、燥热之证, 故当借鉴“消渴”证病机<sup>[4]</sup>。此外, 《宣明五气篇》有云:“膀胱不利为癃, 不约为遗溺。”本病部分临床患者存在因咳嗽或焦虑而出现排尿不自控的症状<sup>[5]</sup>, 故当借鉴“遗溺”证病机。近几年来, 诸多医家基于中医理论对尿频症的病因病机做了各种探析。其中, 刘晓莉等<sup>[6]</sup>从脾肾互济角度出发, 认为本病多由肾虚膀胱失摄及脾失健运、水津不布所致; 郭敏等<sup>[7]</sup>认为本病有寒热虚实之分, 病因为外邪寒热入侵, 并犯肾膀心脑, 以致水质运行无律; 闫世杰<sup>[8]</sup>认为本病与传统中医中“淋证、消渴及遗溺”三证有关, 多由肺失宣降、脾失健运、肝郁不升、胆郁化火、肾元亏虚、气滞瘀血所致; 张宗礼等<sup>[9]</sup>提出本病在临床中最为常见病症为“下焦”, 由心肾不交、脾气虚弱、下焦虚寒及下焦湿热所致; 朱珊

\* 基金项目: 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019-0666)

\*\* 通讯作者: 余海源,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E-mail: yuhaiyuan8888@163.com

等<sup>[10]</sup>认为本病病因为阳气虚弱,肾不能固摄,故认为本病由肾虚致膀胱不能制水所引起,同时又因脾主运化,肺主通调水道,脾肺气虚以致中气不足,故导致水液失制。综上所述,历代医家普遍认为感受外邪、情志不和为本病病因,病位以脾肾为主,虚实夹杂,且与心、肺、肝等脏腑有关。

## 2 尿频的中医治疗

**2.1 健脾益气 固肾缩尿**肾为先天之本,主水,具有调节人体水液输布和排泄的功能,肾与膀胱互为表里,肾具有主司膀胱的气化功能,各种原因所致肾气亏虚,膀胱气化失司,开合无度,水道无制,尿频乃生;脾为人体后天之本,脾主升清,运化输布水液,为气血生化之源,各种原因所致脾气亏虚,中气虚弱,则升清和降浊功能失调,水液上输、下排功能失常,导致运化不调、水失制约,尿频乃生。脾肾气虚,易受外邪侵袭,膀胱气化不利,日久气阴两虚或阴阳两虚,气滞瘀阻,正虚邪盛,造成本病病程较长,缠绵难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肾主固摄,肾气虚衰,不能固摄尿液,容易出现尿频症状。健脾益气之品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患者体质;补益肾气之能够加强膀胱气化功能,调节膀胱尿道的排尿功能;以利膀胱、尿道生理功能的恢复。吴飞等<sup>[11]</sup>使用健脾益肾缩尿汤治疗小儿神经性尿频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缓解尿频尿急情况。华晖辉等<sup>[12]</sup>认为尿频后期肾阳大多受损,而肾阳虚导致膀胱气化失司,故用济生肾气丸加减治疗尿频。杨丽珍等<sup>[13]</sup>针对脾肾两虚型尿频症,以温泉缩尿为诊治原则,方用缩泉丸,加桑螵蛸、莲子为臣药,远志为佐药,以补肾宁心,涩精止遗,相比于仅用缩泉丸,总有效率由 81.8% 提高至 96.8%;魏仲南<sup>[14]</sup>以肾气虚衰、蒸化乏权为基本病机,以温阳散寒、补益肾气为诊治原则,方用生化汤加减,尿频得愈。康晶瑾<sup>[15]</sup>针对肾气亏虚型尿频,以补益肾气为诊治原则,方用五子衍宗丸,加炒山药、炙黄芪以固护脾胃,加益智仁以固精缩尿,对比于酒石酸托特罗定片,治疗有效率由 66.67% 提高至 86.67%;尹艳艳<sup>[16]</sup>针对脾肾气虚型尿频,以补气健脾为诊治原则,方用巩堤丸加桑螵蛸、鸡内金、牡蛎以健脾补气,减附子、韭

菜子等辛温、燥热补肾阳之物,以强化其固精缩尿之功,与缩泉胶囊对比,有效率由 70% 提高至 100%;郭旭光<sup>[17]</sup>针对肾气不固型尿频,以滋肝补肾为治疗原则,方用菟丝子、覆盆子、韭菜子以滋补肝肾,选金樱子以固精缩尿,尿频得愈;曾朝英<sup>[18]</sup>以脾气虚弱,肾关不固为主要病因,以补脾温肾为诊治原则,方用补中益气汤合固肾汤并加减化裁,自拟补气固肾汤使脾气健,肾气复,治疗有效率达 98%;高瞻等<sup>[19]</sup>针对脾肾两虚型尿频,以健脾固肾为诊治原则,方用补中益气汤合芍药甘草汤,自拟苓芍枣仁配方颗粒,以标本同治,对比于与酒石酸托特罗定,治疗有效率由 65.6% 提升至 92.2%。

**2.2 疏肝理气,解郁安神**尿频作为小便不利的表现之一,情志失调可为其发病因素。东汉华佗《中藏经·卷中·论诸淋及小便不利第四十四》载“诸淋与小便不利者……或惊惶不定,或忧思不宁,或饥饱过时,或奔驰不定,或隐忍大小便,或寒入膀胱,或发泄久兴,或暑中胞囊伤,于兹不慎,致起斯疾。”《证治要诀》曰:“气淋,气郁所致。”情志不畅,导致肝气郁结,肝喜条达恶抑郁,肝郁不升则失其疏泄功能,横逆犯肾,则肾失固摄,膀胱失其开合。肝郁不升,胆火不降,相火不随胆降于水脏,肾水失温而寒,故“虚则遗溺,实则瘕闭”。清代黄元御认为二便均与肝主疏泄功能有关,《素灵微蕴·噎肌解》曰:“饮食消腐,其权在脾;粪溺疏泄,其职在肝”。一方面,粪溺盈满影响全身气机条达;另一方面,肝发挥其疏泄功能有时还需依靠冲决二阴以通利大小便,表现为小便频数和(或)大便次数增多。故小便频数可理解为肝脏疏泄以条达气机的需要。更加证实了尿频与情志息息相关。余俊文<sup>[20]</sup>在治疗尿频时善用逍遥丸理气解郁的同时配合酸枣仁、远志、琥珀等安神药物,积极调节患者情绪,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蒋健<sup>[21]</sup>认为紧张焦虑的情绪容易产生尿频、尿急等症状,善用疏肝理气之药配合安神定志丸加减治疗神经性尿频,疗效显著。王有鹏等<sup>[22]</sup>针对肝郁脾虚型尿频,以通利三焦为诊治原则,方用温胆汤合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得柴桂温胆汤,温胆汤可清火化

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调节情志,通利三焦,与逍遥丸对比,有效率由78.57%提高至93.1%;郑义侯等<sup>[23]</sup>针对肝郁气滞型尿频,以疏肝解郁、通淋止痛为诊治原则,方用逍遥散合沉香散并加减化裁,自拟逍遥通淋汤,对比于酒石酸托特罗定,治疗有效率由73.5%提升至94.1%。侯春光等<sup>[24]</sup>针对气化失常、肝失疏泄型尿频,以化痰行气、疏肝解郁为诊治原则,方用四逆散合半夏厚朴汤。娄永亮<sup>[25]</sup>以六经论治,辨证为足厥阴肝经病牵及足太阳膀胱经,以清热利湿、疏肝理气为诊治原则,方用四逆散合当归贝母苦参汤合祛湿之品,疗效显著。

**2.3 宣肺行水,通调水道** 《金匱要略·肺痿肺用咳嗽上气篇》所言:“肺痿……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因肺气虚损,不能通调水道,体内水液运行无律,且肺肾乃母子相关,肺虚则影响肾的气化功能,肾与膀胱相表里,故可表现为小便频数。“肺主治节”是指肺负责并维持人体各脏腑正常的功能。《中医大辞典》载:“人体各脏器组织所以能依着一定规律活动,须赖肺协助心来治理和调节……”肺主治节是指五脏只有在其治节约束下,有序完成各自功能、有序抵御和祛除外邪。《景岳全书》中有“肺主气,气调则营血、脏腑无所不治”。古人有用“提壶揭盖”法治疗癃闭的记载,在癃闭的病因病机中,膀胱治节失司导致癃闭的发生,通过恢复肺主治节的功能,可完全治愈。同样,尿频亦是膀胱治节失司,治应恢复肺主治节的正常功能。太阳经脉不利,以致肺气失宣,为外邪束表,太阳经脉不利所致。肺主皮毛,肺气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寒邪外束,太阳经脉不利,膀胱气化失司。故见小便频数。丁德芳<sup>[26]</sup>使用麻黄汤治疗太阳经脉不利,膀胱气化失司之尿频,疗效甚好。张宝玉等<sup>[27]</sup>运用清肺饮治疗小儿尿频,旨在清泻肺热,恢复肺的正常生理功能,疗效颇佳。侯春光等<sup>[28]</sup>针对肺热上蕴、气化失司型尿频,以清肺利水、温阳化气为诊治原则,方用麻杏甘石汤合五苓散,尿频得愈。许田俊<sup>[29]</sup>以脾胃阳虚、肺气失宣为主要病机,以温脾胃阳气、复肺之宣降,方选甘草干姜汤,取其辛甘温阳化气之功,总有效率

92.9%;吕文良<sup>[30]</sup>以肺脾气虚、肾气亏损为主要病机,以补益肺脾、固肾缩尿为诊治原则,方用黄芪建中汤加麻黄、杏仁以宣肺通阳,加益智仁、覆盆子以补肾固摄缩尿,疗效颇佳。

**2.4 清热利湿,活血化瘀**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膀胱有储存尿液和排泄尿液的功能,膀胱蕴结湿热,气化不利,会产生尿频。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侯》云:“肾与膀胱为表里,俱主水,肾气下通于阴,此二经既受客热,则水行涩,故小便不快而起数也。”湿热下注膀胱,导致膀胱气化不利,膀胱失约而致尿频。尿频日久,正气耗伤,气阴两亏,气虚则血行无力,阴虚则血脂黏稠,易致血行不畅形成瘀血,气血瘀滞,脉络不畅,影响膀胱气化功能。瘀血形成,阻滞气机,瘀阻经络,易化热生湿成毒,致使病情更趋复杂缠绵。李亚萍<sup>[31]</sup>使用清热利湿之八正散治疗泌尿系感染所致的尿频,有效率显著提高。张光新等<sup>[32]</sup>采用化瘀解毒,利湿排脓之仙方活命饮治疗湿热瘀阻之尿频,效如桴鼓。黎崇裕<sup>[33]</sup>以膀胱气化不利为基本病机,且针对广东气候湿热,使水亏于下,火失其制,以温阳化气、宣降虚火为诊治原则,方用五苓散合潜阳封髓丹,尿频得愈;袁斌等<sup>[34]</sup>以脾肺肾三脏气虚为基本病机,以益气固摄、清热利湿为诊治原则,方用缩泉丸合萆薢渗湿汤,得以标本兼治,下元得固;孙春苗<sup>[35]</sup>等针对肾虚血瘀型尿频,以补益肾气、化瘀通络为诊治原则,方用缩泉丸合桑螵蛸散得补肾缩泉胶囊,相比于缩泉模拟胶囊,治疗有效率由31.03%提高至86.67%。郝瑞芳<sup>[36]</sup>等以湿热为主要病邪,以清热利湿为诊治原则,方用八正散为基础方,针对湿热下注型,合平胃散以清热利湿。临床效果显著;詹华奎<sup>[37]</sup>、王明福等<sup>[38]</sup>从湿热血瘀为标、脾肾亏虚为本出发,以补脾益肾为诊治原则,方用补中益气汤,取其升麻具使清气上升而浊气下降之功,以达纠正本虚、祛除外邪之功。

### 3 尿频的其他疗法

**3.1 针灸治疗** 针灸是中医治疗的重要技术之一。针灸可通过调节膀胱,解除尿道括约肌、盆腔

肌肉的痉挛,从而缓解尿频、尿急等症状。针刺疗法是指在针刺有得气感后,留针时间大约半小时,施以虚实补泄或平补平泻<sup>[39]</sup>,在治疗过程中可扶正祛邪、调和阴阳,亦可温阳补肾以治尿频。刘清国等<sup>[40]</sup>以太阳膀胱经入手,针刺双侧中髎穴以调下焦、通经络,针刺会阳穴以调理下焦,两穴配合,以助膀胱气化正常;杨文丽<sup>[41]</sup>以补肾益气、调神、调理气机、通调水道为针刺原则,选盲俞、关元、肾俞、膀胱俞、气海、大赫以补肾益气,选神庭、三阴交、大陵以缓解紧张焦虑,选太冲、合谷以补气益血,选中极、八髎、三阴交以调理水道,尿频得愈;汤康敏等<sup>[42]</sup>采用将针感传至膀胱、会阴部以提高尿频诊治效率的思路,采用感传针法针刺大赫、中极、三阴交、水道、肾俞、会阳、次髎、委中、中膂俞等穴,对比于普通针刺手法,治疗有效率由 19.35% 提高至 72.73%;李晓陵等<sup>[43]</sup>采用可贯通经络的原络通经针法进行治疗,取太溪穴配飞扬穴以激发胫神经,助括约肌恢复,取京骨穴配大钟穴以温通肾阳以利小便,诸穴配合以通调经络气血,对比于西药非那雄胺,治疗有效率由 70% 提高至 90%。针刺疗法在临床治疗通过调节人体气血阴阳平衡以恢复肾脏功能达到缓解尿频症状的目的。

**3.2 推拿疗法** 推拿疗法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临床治疗中以腧穴学及经络学为根本,且在治疗中具有无毒副作用、不受治疗环境限制、促进能量转换等特点<sup>[44]</sup>,使其在临床治疗尿频症中与方剂等其他治疗方式相结合具有显著改善的疗效。丛芙蓉等<sup>[45]</sup>以温肾健脾为诊治原则,采用中医运动调护联合穴位按摩的方法诊治,采用中医八段锦中运动调护以充分拉伸膀胱经、督脉、肾经以提高控尿能力,辅以按摩关元、涌泉二穴以益肾健脾通淋相比于普通盆底肌训练,平均排尿间隔时间由 1.07 h 延长至 1.97 h,平均单次尿量由 172.45 mL 增多至 236.67 mL;王凯莉等<sup>[46]</sup>在采用济生肾气丸以温肾化气、健脾利湿的基础上,采用推拿疗法取穴气海、关元以滋补肾气,取肾俞以调理肾气,取八髎、命门以益肾固精,诸穴配合以温补脾肾,推拿辅助使有效率由 76.9% 提高至

97.3%。因此,对于不能耐受中药汤剂之苦的患者,可首选推拿疗法。

**3.3 敷贴疗法** 穴位贴敷是中医常用的外治法之一,具有药物持续作用时间长的特性,可充分发挥药物的“归经”和功能效应<sup>[46]</sup>。王丹丹等<sup>[47]</sup>在采用补肾缩泉汤以补肾健脾缩尿的基础上,配以补肾活血方贴敷腰阳关、命门、气海、关元、足三里、肾腧等穴,以温补肾阳,敷贴辅助使有效率由 83.3% 提高至 93.3%,疗效显著提高;刘武平<sup>[48]</sup>针对中下焦腑脏气机紊乱,采用芒硝外敷神阙穴以健运脾胃,理肠通腑,同时辅以中医定向透药治疗,按摩膀胱俞穴以行气化血,对比于常规护理,治疗有效率由 43.9% 提高至 97.5%;王守祥<sup>[49]</sup>等在采用五味益智汤以补肾益精的基础上,配以耳穴压豆法贴敷耳中、耳穴、尿道内生殖器、缘中、神门、肝、膀胱、肾、脑点、耳背肾等穴位,以刺激经络,调节肝肾,耳穴压豆辅助使有效率由 46.67% 提高至 95%;蒲昭和<sup>[50]</sup>以脾肾双补、扶阳益气为诊治原则,采用花椒热敷神阙、关元二穴诊治,其中花椒具有祛湿散寒之功,神阙穴具有健脾补肾之功,关元穴具有温肾健脾之功,花椒热敷可兼得药效、穴位刺激的双重作用,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敷贴疗法在治疗过程中既可药物治疗,亦可通过穴位刺激疏通经络,治疗效果显著。

## 4 结语

尿频是指在临床上表现为排尿次数异常增多的一类症状,其致病原因广泛且复杂,包括炎症、精神因素、异物、病后体虚等,西医在临床诊治中常需准确找到原发病因方能准确治疗,在治疗中常采用抗利尿类激素、解痉药、抗生素等药物,其治疗方法特异性较低,疗效一般且副作用较大。中医症状与“淋证”“消渴”及“遗溺”为主,常认为其与心、肝、脾、肺、肾五脏以及湿、瘀等邪气导致的膀胱气化功能失常有关,历代医家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原则,从改善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作为重点,结合病因病机,症候类型等方面,开具内服中药,同时或配合针灸、推拿、敷贴等外治方法联合治疗尿频,降低了毒副作用,提高了临床疗效。中医药治疗尿频虽取得了较大的

进展,但还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不同医家对尿频的诊断标准、辨证分型、临证思路各有不同,且对于疗效判定标准尚未统一;中医临床研究多限于个案报道与经验总结,缺乏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对长期随访有效率的报道较少;缺乏相应实验动物模型,缺少对单味中药的药理研究,且较少将尿频发病机制与地域、季节等环境因素相关联。针对目前中医诊疗尿频存在的问题,建议今后应完善各医家专方的基础研究,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病例研究,逐步形成规范化的中医诊疗标准及疗效评价体系,为防治尿频提供更为全面的思路与方法。

#### 参考文献

- [1] 陈洁,盛梅笑. 女性尿道综合征中医治疗进展[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23(4):172-175.
- [2] 曹际海,李振华. 尿频病病因病机及治疗的探讨[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18,18(98):266-267.
- [3] 闫世杰. 尿道综合征的中医病机及临床治疗[J]. 现代中医药,2017,37(5):81-83.
- [4] 詹惠娟,姜华. 对《金匱要略》中消渴病的辨治思考[J]. 世界中医药,2016,11(2):348-350,354.
- [5] 吴贤顺. 刘文峰从虚瘀湿滞论治前列腺增生症经验[J]. 山西中医,2020,36(3):7-8,11.
- [6] 刘晓莉,王林. 从脾肾论治小儿神经性尿频验案分析[J]. 中国处方药,2020,18(2):121-122.
- [7] 郭敏,蒋凤艳,常克. 小儿尿频的辨证论治[J]. 现代中医药,2016,36(4):62-63.
- [8] 闫世杰. 尿道综合征的中医病机及临床治疗[J]. 现代中医药,2017,37(5):81-83.
- [9] 周祎然,张宗礼. 张宗礼教授辨治小儿尿频经验[J]. 中医临床研究,2017,9(36):101-102.
- [10] 聂慧娜,王丽,韩珍珍,等. 朱珊教授辨治小儿神经性尿频[J]. 中医临床研究,2020,12(6):5-6.
- [11] 吴飞,夏晓娜. 健脾益肾缩尿汤治疗小儿神经性尿频脾肾气虚证40例[J]. 浙江中医杂志,2021,56(4):277.
- [12] 华晖辉,王建康,陈丹,等. 济生肾气丸加味治疗尿感后尿频症体会[J]. 江西中医药,2019,50(11):25-26.
- [13] 杨丽珍,陈莉. 自拟加味缩泉丸治疗伴隐性脊柱裂小儿遗尿症37例疗效观察[J]. 湖南中医杂志,2016,32(1):11-13.
- [14] 林杰,石伟荣,何艳艳,等. 魏仲南运用温阳法治疗尿频经验介绍[J]. 新中医,2020,52(13):201-203.
- [15] 康晶瑾. 加味五子衍宗丸治疗肾气亏虚型尿频病的临床观察[D].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6.
- [16] 尹艳艳. 加味巩堤丸治疗脾肾气虚型尿频病的临床研究[D].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7.
- [17] 郭旭光. 老年人尿频煎四子[N]. 上海医药报,2020-11-06(004).
- [18] 曾朝英. 补气固脬汤治疗尿道综合征50例[J]. 实用中医药杂志,2016,32(10):976.
- [19] 柯刘盼. 苓芍枣仁配方颗粒干预脾肾两虚型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临床评价研究[D].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20.
- [20] 梁建亮,王实. 余俊文教授运用中医辨证治疗尿道综合征的经验[J]. 中国中医急症,2017,26(1):65-67.
- [21] 周丹,蒋健,李欣,等. 蒋健运用麻子仁丸辨治脾约证经验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12):5441-5444.
- [22] 葛飞飞. 柴桂温胆汤治疗儿童神经性尿频(肝郁脾虚型)的临床观察[D]. 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20.
- [23] 林炽甄,郑义侯,卢建东. 逍遥通淋汤治疗无菌性尿频—排尿不适综合征临床疗效观察[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36(2):186-191.
- [24] 赵娜,侯春光. 侯春光主任中医师运用经方治疗小儿排尿异常经验[J]. 中医儿科杂志,2020,16(5):30-33.
- [25] 姜永亮. 六经辨治同房尿频验案1例[J]. 中国民间疗法,2019,27(8):93-94.
- [26] 丁德芳. 老年性尿频从肺论治[J]. 上海中医药杂志,1986,20(4):19.
- [27] 张宝玉,丛雅勤,赵文霞. 从肺热论治小儿尿频数案[J]. 内蒙古中医药,1996,15(S1):114-115.
- [28] 赵娜,侯春光. 侯春光主任中医师运用经方治疗小儿排尿异常经验[J]. 中医儿科杂志,2020,16(5):30-33.
- [29] 许田俊. 甘草干姜汤治疗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28例[J]. 实用中医药杂志,2018,34(12):1444-1445.
- [30] 刘明坤,张婷婷,杨佼. 吕文良主任医师使用黄芪建中汤治疗尿频经验浅析[J]. 环球中医药,2019,12(5):780-781.

- [31] 李亚萍. 八正散加减方治疗泌尿系感染 48 例[J]. 陕西中医, 2012, 33(12): 1591-1593.
- [33] 黎崇裕. 潜阳封髓丹五苓散治疗尿频案[N]. 中国中医药报, 2016-01-29(004).
- [32] 张光新, 周翠凤. 仙方活命饮治疗尿频症[J]. 四川中医, 2008, 26(6): 73-74.
- [34] 王璐, 袁斌. 袁斌治疗儿童神经性尿频经验拾掇[J]. 山东中医杂志, 2018, 37(6): 497-499.
- [35] 孙春苗. 补肾缩泉胶囊对肾虚血瘀型夜尿增多症的临床观察[D].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6.
- [36] 赵金玉, 郝瑞芳. 小儿神经性尿频治验 3 则[J]. 江苏中医药, 2016, 48(2): 55-56.
- [37] 向雨欣. 加味补中益气汤治疗女性尿道综合征(脾肾亏虚、中气下陷型)的临床疗效观察[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7.
- [38] 赵海燕, 何昌生, 王明福. 王明福主任运用补中益气汤治疗疑难杂病经验[J]. 光明中医, 2018, 33(22): 3309-3312.
- [39] 赵珉一. 针刺得气对经穴体表温度的影响[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 [40] 刘清国, 王朝阳, 焦爽, 等. 电针中极穴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J]. 中国针灸, 2008, 28(8): 555-559.
- [41] 杨文丽. 针刺治疗女性尿道综合征的治疗次数与疗效关系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 [42] 尹平, 郑慧敏, 汤康敏, 等. 针灸治疗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研究进展[J]. 中医药导报, 2016, 22(17): 62-65.
- [43] 李晓陵, 刘晓慧, 赵桂君, 等. 原络通经针刺法对中老年男性尿频症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 37(24): 6167-6169.
- [44] 周生群, 邓兆鑫. 针药结合治疗女性尿道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观察[J]. 中国民康医学, 2019, 31(1): 107-109.
- [45] 丛芙蓉, 王小龙, 丛学文, 等. 中医运动调护联合穴位按摩对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干预的临床观察[J]. 中医临床研究, 2020, 12(8): 118-121.
- [46] 王凯莉, 方雪婷. 推拿疗法辅助治疗小儿神经性尿频脾肾气虚型 37 例临床观察[J]. 中医儿科杂志, 2021, 17(1): 94-96.
- [47] 王丹丹, 董建萍, 谈太鹏, 等. 补肾缩泉汤合穴位贴敷治疗老年性夜尿症(肾阳虚衰型)的临床观察[J]. 黑龙江中医药, 2016, 45(6): 56-57.
- [48] 刘武平. 芒硝外敷神阙穴联合中医定向透药治疗经皮肾镜术后腹胀及尿频 40 例[J]. 山西中医, 2018, 34(10): 61-62.
- [49] 施宁, 王守祥. 耳穴压豆并五味益智汤治疗小儿神经性尿频、遗尿 60 例观察[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 19(18): 201, 206.
- [50] 蒲昭和. 花椒热敷治夜间尿频[N]. 上海中医药报, 2019-08-30(004).
- (修回日期: 2022-05-20 编辑: 巩振东)